

不上不下，退无可退

小中产

长篇小说

读这个故事之前，你可能
从未想过自己有多坚强！

钟二毛 著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小中产

长篇小说

读这个故事之前，你可能
从未想过自己有多坚强！

钟二毛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中产 / 钟二毛 著. — 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14.9

ISBN 978-7-229-08633-6

I. ①小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09192号

小中产

XIAO ZHONGCHAN

钟二毛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廖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: 王舜平

策划编辑: 欧阳勇富

责任编辑: 舒晓云

营销编辑: 刘 菲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封面设计: 小_何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投稿邮箱: bjhzttr@vip.163.com

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

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cbs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90mm × 1280mm 1/32 印张: 9.125 字数: 184千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01 为了真幸福，我们假离婚 / 001

大宝拉着我坐下。她的手硬邦邦的，手心有汗，显然，她心潮正澎湃。她把头拱进我的后颈窝，睫毛扫着我的皮肤，鼻子使劲地嗅着。我在外头跑了一天，也不知道她闻到的是汗味还是尘土味。这个动作很暧昧，也很温情，让我泛起久违的感动。

02 理想是鸡蛋，现实是铁蛋 / 010

现在的年轻人，你敢流浪吗，别说半年三个月，就一个月你都不敢。为什么？流浪，意味着你要辞掉工作，辞掉工作意味着你没收入，没收入意味着你买不起房子，买不起房子意味着你……

03 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，竟被一间房子瓦解了 / 029

入住当晚，我和大宝怎么也睡不着，第一次感觉两

人这才像对夫妻，有个无形的东西，把两人死死捆住，勒紧，再勒紧。

黑暗中，我摸摸大宝的手。

小样居然拳头紧握。

04 有了孩子有一堆事，一堆花钱的事 / 052

愚人节，哄孩子哄烦了，大宝冷不丁冒一句：“我们都才二十六七八岁，又是房奴，又是孩奴，一辈子就这么完了。看看我们那些同学，还正在享受恋爱呢，花枝招展，夜夜笙歌，哪像我们，披头散发，严重缺觉，面容憔悴，整一个小老头、小老太太。”

05 抠成老公，炒成股东 / 064

套住了。套牢了。干脆死在里面，不动了。广东话说男人最悲哀的两件事：抠女，抠成老公，炒股，炒成股东，我全占了。

06 幼儿园入学，是时候了！ / 087

四岁生日已过，幼儿园春季班到处招生。红旗招展，传单四散。打开信箱，是幼儿园的广告。推开门，门缝里还是幼儿园的广告。黄色小校车，被小区赦免，可以开进小区里。车门一开，大人孩子，呼啦呼

啦，好不欢腾。

07 中产前夜，请允许我重温屌丝人生 / 100

“确实恐惧，要知道，这个清单，就是我未来的生活。”准职场新人奋进说，“什么谈恋爱、买房，想都不敢想！什么高学历、好工作，什么一毕业就迈入中产阶层，还不如在酒吧里喝喝酒，唱唱歌！”

08 有一种压力，叫上有老下有小 / 110

这日子不能出半点差错。紧。紧巴巴的“紧”。实在是太紧巴巴了。“委屈下自己吧。”拿到学位房，大宝说。委屈就是，我们住进三十二平方米的学位房。自己的大房子出租。小宝寄宿在外公外婆家。

09 泪流满面啊，我们都是小中产 / 126

“领导派我跟你说说。”大宝说，“我不想为难你，你自己做主，不管怎样，我都支持你。”

大宝转身走了。轮到我无言。想哭。哭不出来。

10 中产什么都不怕，就怕有变化 / 145

那几天，我像正常上班一样，出门，晚归，面无杂色。想起一部电影《开往春天的地铁》，徐静蕾和耿乐演

的，耿乐就演一个失业的丈夫，每天假装上班，在地铁里晃荡一天，然后到点换上西装，回家。我成了耿乐。

11 有你信我，有你挺我，有你陪我 / 159

看着大宝傻乐的样子，我问：“你对我怎么总是这么乐观？”

“咳。”大宝背台词似的说，“爱情不是最初的甜蜜，而是繁华退却依然不离不弃。”

感动得我一塌糊涂：“下辈子你不嫁给我，我都要嫁给你。”

12 上了“非诚勿扰”，奇葩博士还是光棍一条 / 176

“也不能这么说。”大宝说，“奋进是真正有思辨能力的人，如果每个人，至少每个中产者，都像他这样，不人云亦云，坚持标准，保留纯真，社会会变得更美好。”

13 退无可退，中产也就这样了吧 / 190

这个女人的絮叨，像一坨藏着飞针的棉花，软绵绵地，飘过来，扎得我心疼。她让我想起很多。想起大宝，为了多点工资，去到新区，长途漫漫。想起我们，为了买房，办起假离婚证。想起我，为了孩子读书，把写好的批评报道撕碎，丢在风中。无言。长久的宁静。

14 票选女友，皇上不急太监急了 / 221

老爸老妈第一次自费买了机票，先长途大巴转到省城，然后飞抵深圳，住进了项目组给奋进安排的公寓楼。老爸老妈在一房一厅的公寓里，忙上忙下，为奋进挂窗帘、铺床单。老妈把吉他塞到床底下，被奋进制止。奋进抱起吉他，高唱崔健的摇滚名曲：“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”

15 赐我一个土豪丈母娘吧 / 244

无论是穿着，还是说话，向黔是个干练利索的女孩。这让我想起了节目上心动女生12号。奋进喜欢的是这一款，口味一直没变。

16 不上不下的小中产就不能停下来，冲啊 / 264

向黔对着她妈说：“我敢要孩子吗？怀孕、生孩子、坐月子、奶孩子，一个流程下来至少一年，我今年不接案子，明年就再也没案子了，案子不是你家亲戚，等着你，候着你，我今年不上电视，不上报纸，明年记者就不会采访我了，嘉宾资源库里就没有‘向黔’这两个字了。你以为就我一个人是人才？到处都是人才！我不是不想要孩子，我是不敢要！”

01 为了真幸福，我们假离婚

你是否和我一样，有时候会想，如果过去人生的某个节点发生一点点变化，现在的你，会是另外一个怎样的模样。

我希望自己能回到大学刚毕业那会儿。一身地摊货，全身上下，由内而外也就两百块，只有肩上的包算是高级，因为它的正面印着一个极其简约、优雅的“英文名”：Gao Ji Pi Bao。

而不是现在这样。

好吧，简单自我介绍下，我，姚奋斗，直男一枚。

不多说。因为大宝发短信说她已经在等我了。我们相约今天把事办了。

从报社去民政局，有直达的公交车，77路。车很密，但人也多，队伍排起长龙。他娘的，也总在这个时候，你才会想起小学老师经常说的一句话：“我们都是龙的传人。”

直接打车。

直奔罗宝北路。

我在出租车里远远就看到，大宝早在路边望穿秋水了。车停在她身边。看到我，大宝风度翩翩地拉开车门：“哎哟，这么重要的事，你都迟到了。”

“放心，今天一定把事办了，走。”我挥挥手。

大宝已经踩过点了。根据她的指引，我们三步两步就到了办事的地方。三个女人，正排在一起，面带微笑，目光热情，似乎在恭候我们。

我选择了最右的一个女人。她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看上去年纪也长些，和我一样，穿着白色有领的T恤，上衣扎进牛仔裤里，很干练很靠谱的样子。

“离婚证。”我上前一步，大宝跟在我后面。

“把你们两人的名字写给我。”

大宝早有准备，嘶啦一声拉开包，纸笔奉上。

我写下两个名字：

姚奋斗。

柴美好。

“还有各自的身份证号码。”

我唰唰写下十八位阿拉伯数字。

“写工整点，别搞错了。”大宝提醒我。

我只好叉掉，重写了一行。

没等我问大宝，她夺过笔，一笔一画写下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

的唯一代码，认真细致，标准得像印刷体。

“多少钱？”大宝跨前两步，把我挡在了后面。

“九十。”

“比结婚都贵了整整十倍。”大宝说。

“都是明码标价的。”

“好。多久可以拿到？”我问。

“正常来讲，两个工作日，明天过来取。也有快的，半个小时后可取。快的要加收百分之五十的手续费，也就是一百三十五。”

夜长梦多。速战速决。早点完事。我掏出钱，说：“要快的。”

“旁边有椅子，请稍候片刻，一会儿叫你。”

大宝拉着我坐下。她的手硬邦邦的，手心有汗，显然，她心潮正澎湃。她把头拱进我的后颈窝，睫毛扫着我的皮肤，鼻子使劲地嗅着。我在外头跑了一天，也不知道她闻到的是汗味还是尘土味。这个动作很暧昧，也很温情，让我泛起久违的感动。

“谢谢你。”大宝幽幽地说。声音从脑后传过来，低沉得像大提琴的呜咽。她不会在哭吧？

特别时刻，女人容易动情，哭也正常。

我把大宝从我的后颈窝里拔出来。摸摸眼角，啥也没有。她看着我，没说什么，歪靠在椅背上，双手垂下，小腿微微交叉，似乎这是她最舒服的姿势。不知道她遥想起了什么，她的脸上突然扫过浅浅一笑，酒窝双双。

此时，夜色大幕已经落下。天空被渲染成浓墨一片。凉风吹

起，把大宝的齐刘海吹开，露出她洁白的额头。这让我想起多年前，她短发示人、额头清亮的旧时光。我伸手摸摸她的小脸，说：

“离婚证马上到手了，你终于如愿了。”

“嗯，幸福人生即将启程。”大宝沉浸在她的遥想中，用的词都是“豆瓣”里的文艺腔。

“那我祝你幸福。”我咕咕喝起水来。

“什么祝我幸福，祝我们都幸福。”大宝一拳捶在我手臂上，差点没把我嘴里的水给呛出来。

“哦，哦，共同幸福，共同幸福。”我说完，看了下手表。

看看手表，大宝也看了下手表，四处张望了下：“咦，怎么还没叫我们，半个小时都到了。”

千万别出什么岔子，这种事，我可不想好事多磨。我连忙起身问另外两个女人：“我们的证怎么还没来？”

还没等到回答，一个男人从黑暗中跳了出来，远远地就听他带着一句话：“谁是姚奋斗？”

这个男人吓了我一跳。他黑得像块木炭。黑短袖、黑裤子。遗憾的是，他裸露的脸、胳膊，比脚下的黑皮鞋还要黑。要不是听到一口方言，真没法证明他不是来自遥远的非洲大草原。

“谁是姚奋斗？”“黑炭哥”挥舞着手里的两个小本。

我走上去，接过两本红色小本，“离婚证”三个烫金小字显得特别醒目。

“嘿，你的名字起得真好，尤其是跟你老婆的名字，绝配，‘奋斗’、‘美好’，要奋斗才有美好，美好生活啊。”

“黑炭哥”啧啧起来，闪出两道白光。他有一口洁白的牙，和眼白一样白，简直是白得刺眼。近了一瞅，别看他瘦，浑身是肉；别看他黑，满脸光辉。

大宝靠近过来，拿着红本本核对了一次。觉得不够，又拿出身份证，再核对了一遍，然后抬起头说：“没错。”

“错了也不要紧，我再帮你们重办。”“黑炭哥”说，“办假离婚的，一般都比较幸福；办假结婚的，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结局。”

哇，好有哲理的一句话。我忍不住琢磨起来，想和“黑炭哥”深入地交流交流。

大宝看我不走，拽起我的手，要把我拖离现场——深圳著名的假证集中营：“真实惠”农贸市场天桥。

还真是，说时迟那时快，“别动”、“别动”，两声响起，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。

两男子不是从天而降，而是从天桥上跳下来的。

太神速，太神出鬼没了。

两男子是便衣。

高的堵在“黑炭哥”面前。

矮的堵在我和大宝中间。

没有浴血搏斗，没有暴力抗法，只是“黑炭哥”手上多了一副白铁手铐。黑暗之中，白铁手铐和“黑炭哥”的一口白牙，比赛，吡吡吡，发出冷冷的光。

看到手铐，大宝习惯性往后躲。我吸了口气说：“我们没事吧？”

“一会儿跟我们走。”矮警察说。

矮警察打了个电话，一辆车身满是泥浆，像是刚旅行回来的警用面包车过来了。

五个人，一前一后钻进了面包车。高警察陪“黑炭哥”坐在前排。矮警察和我们坐在后排。

车里放着《最炫民族风》：“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。”

《最炫民族风》居然还是循环播放。加上又是堵车，蚂蚁爬似的，真受不了这不要脸、没心没肺的欢乐。我拉长脖子看到，开车的司机穿着警服，正跟着节奏摇头晃脑。矮警察喊了一句，说出了我的心声：“小二，你晚上是不是约了女孩K歌，要献唱这首歌啊！”

司机警察关小了声音，回答：“炮哥，你这次猜对了一半。那姑娘胆小，但又超爱看恐怖片，我就替她想了一个办法：在放到最恐怖的情节时，我就帮她调成静音，然后高歌《最炫民族风》，当背景音乐……”

高警察接了一句：“你唱？只会比电影更恐怖。哎，我跟你说了，泡妞不是这么泡的，你要想泡到妞，真要向炮哥学学。”

司机警察回道：“靠，你还不是一条卵？离婚这么多年还是老光棍。炮哥，是不是？”

被称为“炮哥”的矮警察正在接电话，一听口气，就知道是老

婆来电：“那就报吧报吧，你问问银行可以分期付款么？”

高警察问：“炮哥，报什么了，不是报案吧？”

矮警察把脚往外一伸一跺，说：“女儿报名学钢琴，他妈的，抢钱啊，培训、考级、买琴，一共要十万块！要命！”

“你们两口子，一个公务员，一个老师，中产家庭，这点钱算个屁。”司机警察掺和进来。

“中产中产，世界最惨。”矮警察说，“你是还没结婚，不知道我们的难处。”

“黑炭哥”冒出一句：“应该可以分期付款的。”

“没你的事。”高警察喝令完，派出所到了。

司机先下车，对讲机叽里呱啦一番，然后哗啦拉开后门说：

“都满了，铁笼子吧。”

往车窗外一看，院子一角竟然摆着一个外形和鸟笼子一模一样的铁笼子，只是扩大了无数倍。如果不是置身于派出所，真像是个行为艺术。

我紧张了。

不会我们也要关进去吧？

下了车，五个人，兵分两路。

高警察领着“黑炭哥”，往笼子里走。

矮警察领着我和大宝，往笼子……边上走。进屋，上二楼。

我听到铁笼子关上“当”的一声。

二楼不会还有笼子吧？不可能。铁笼子那么高，天花板都要穿。我恢复了理智，握了握大宝的手，喊她放松。

上到二楼，走廊边上的第一个办公室，矮警察示意我们进去。
一个女警察招呼了我们：“做个笔录吧。”

到了这里，心完全镇静了。我在想，这笔录怎么写呢？为什么要办假离婚证？怎么回答？

我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：“你好，其实我们是来暗访调查的，最近报社接到办假证投诉特别多。”

女警察一看我证件，喊了一嗓子：“炮哥！”

矮警察正在走廊里打电话，大声得很，还是那个“钢琴班”的事。

矮警察停了电话，走进来，一看我证件：“哦，记者啊，谢谢你们们的监督，但还得写个经过，简单点就是，这是法律程序。”

我硬着头皮写道：“记者姚奋斗接到读者投诉后，和实习生柴美好来到‘真实惠’农贸市场天桥，假扮夫妻，办理假离婚证书。”

矮警察看了说：“挺好。咦，你和这实习生还挺有夫妻相的，难怪骗子都被你们骗了。牛！”

我“呵呵”一声，准备撤。

“证。”大宝咬着我耳朵说。

假离婚证正在矮警察手里，和笔录紧紧地夹在一起。

我给矮警察递上一张名片说：“那个假证，能否给我，我要带回报社给摄影记者拍照，到时候可以再还回来。”

“不行，这是物证，要装档案的。”矮警察说。

“哦。算了。”我悻悻然下楼。

白忙活一趟，还一路吓死多少脑细胞。

倒霉。

就在我和大宝快要走出办公楼时，矮警察追了下来。

“拿去，我配合你的工作。以后有什么新闻，关于我们辖区的，不管好坏，提前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倒不是说别的，我担心你们的人身安全。这是我名片。”矮警察递上他的卡片。终于知道他为何叫“炮哥”，他的名字叫“刘重炮”。

呼呼。

我们拿着失而复得的红本本小跑起来，担心“炮哥”随时有可能改变主意。

出大门时，看到“黑炭哥”仍在里头，蹲在一角，像极了一只受伤的……乌鸦。

我们还是被他看见了。他压着嗓子冲我们喊道：“过来！”

我一个人走过去。

“黑炭哥”从裤袋里掏出两百元，丢出来：“钱我退给你，钱也不用找了，你跟警察帮我说说好话吧。”

我无言以对，也无能为力，只好把歉疚写在脸上。